

## 征兵工作进行时

湖 北  
武 汉

## 划片征集高素质大学生兵员

大学生入伍比例76%,其中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读生比例达51%

**本报讯** 通讯员洪培舒、记者鲁文帝报道:9月上旬,湖北省武汉市征兵办正在进行征兵工作数据统计工作。记者看到,今年全市应征大学生1.3万余人,占到报名总人数76%,其中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读生比例连续3年得到提升。据了解,武汉市对辖区高校重新划片,集中征集高素质兵员。

据征兵办副主任刘志海介绍,武汉市高校众多,但地域分布不均,有的区高校比较集中,受征兵名额限制,一些想参军的青年不能如愿;有的区高校较少,难以完成大学生兵员征集任务。

2014年,武汉市首次试行高校划片征集,将31

所高校从属地划出,调整至4个中心城区集中征集,高校兵源分布得到优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划片时没有对学校进行细分,各区本科和专科院校数量不均,存在个别区本科或专科院校比较集中的情况。加上,本科生参军入伍享受的优待待遇相对较多,各区财政负担能力和征兵名额有限,导致本科以上学历的新兵比例较低。

“有的本科生选择回户籍所在地参军入伍,或直接就业,高学历兵员流失严重。”武汉警备区政委张云德说,做好现阶段的征兵工作,提高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读生的征集率是当务之急。

今年,武汉市征兵办对辖区内83所高校进行重新划片,打破二本以上院校归属藩篱。武汉警备区动员处处长徐申向记者介绍道,他们按照既确保征集高素质兵员、又有利于财政负担平衡的原则,结合各区户籍人口基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以及高校分布情况,将83所高校对应划入15个区统一征集,均衡分配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读生征集指标。

新的划片方式避免了以往简单粗放弊端,本科生入伍率有了大幅提高。据了解,今年武汉市预定新兵中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读生人数达到近2000人,占入伍总人数的51%。

广 西  
桂 林

## 大学生士兵复学不再静悄悄

配套建立退役复学荣誉墙,成立退役军人服务社团组织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杨小应、谢茂荣报道:“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9月8日,在广西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新生军训营仪式上,党委书记金飞向现场3000余名大一新生介绍刚刚复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李元清。据了解,桂林市征兵办结合新生入学时机,组织各高校开展大学生退役复学仪式,增强大学生参军荣誉感。

学院武装部部长钟木生告诉笔者,过去,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往往走时敲锣打鼓,回来时却悄无声息。强烈的反差,会让退役大学生产生心理落差,也会无形中削弱大学生参军入伍的热情。

今年,桂林市征兵办下发通知,要求各院校

除开展入伍欢送仪式外,还应为退役复学的大学生举行欢迎仪式,参加人员为当年本校退役复学的大学生、学校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兵役机关领导以及征兵工作站负责人等。组织形式可参照本校新生入学仪式的模式,于当年10月底前完成。

通知还提出,各高校应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展相应配套活动,如建立退役复学荣誉墙,刊登当年本校退役复学大学生服役情况及立功受奖等信息,并且要每年定期更新,至毕业离校后撤换;成立退役军人服务社团组织,作为学生会的组成部分,在学校国防教育、学生军训等方面发

挥退役复学大学生作用。配套活动应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

据了解,桂林市今年共有近100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返校复学。截至目前,全市11所高校中已有5所举办了复学仪式,其余6所正在筹划。刚从武警部队退伍复学的蒋春岭说:“没想到今年学院会专门举行复学仪式,作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我感到很光荣。”

警备区领导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跟踪各院校帮助退役大学生士兵解决复学后遇到的生活和学习困难,并聘用一批优秀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担任征兵形象大使,吸引更多大学生应征入伍。



△ 9月9日,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54名新兵来到余江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80岁退伍老兵罗运福来到现场,讲述自己参军参战的亲身经历,鼓励新兵早日建功军营。**刘东才摄**

◇ 9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新兵起运仪式。图为新兵出发前,再吃一个母亲包的饺子。**刘思男摄**

## 山东省郓城县双胞胎兄弟一同参军入伍

## 携手开启人生新旅程

■魏忠友 赵 喆



9月10日9时许,山东省郓城县人武部举行新兵欢送仪式,371名应征新兵胸带红花整齐列队即将奔赴军营。队列中,一对双胞胎谭龙海、谭龙江兄弟格外引人注目。

谭龙海、谭龙江出生于2000年5月,家住郓城县潘渡镇潘西村。潘渡镇是革命老区,潘渡伏击战、樊坝战斗等著名战役发生在此地。双胞胎的爷爷给他们取名为龙海、龙江,寓意长大成人后要守卫祖国的江海。

今年,兄弟俩从郓城县职业学校毕业,同时商量好在网上报名参军。原本以为家人舍不得,没想到父母得知消息后非常赞同儿子的选择。“经历过军旅生活的男人,会更加坚强和成熟。”父亲谭

承银说,“钱可以再赚,但是当兵的机会错过就没有了。”

家访时,人武部工作人员告诉双胞胎父母,如果不舍得两个孩子同时入伍,可以留下一个照顾家里。父母征求孩子的意见时,兄弟俩互不谦让,都想走进军营实现梦想。

人武部部长赵明宝听到消息后,非常支持这对双胞胎的选择。考虑到兄弟俩身体素质、学历等多项指标相近,把他们一同分到空军某部服役。在新兵欢送大会现场,双胞胎的母亲宋玉玲满面笑容,她说:“两个孩子从小就不怕吃苦,每次学校放假,就跟我们到田里干农活。前段时间说要当兵,每天早晚都出去跑步锻炼。现在终于如愿以偿,虽说有点舍不得,但相信他们能够在军营大熔炉经受锤炼,早日成才。”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两人参军全村光荣”,双胞胎兄弟一起参军报国,乡亲们都很自豪!”说起谭龙海、谭龙江兄弟俩参军入伍,身为退伍军人的村支书谭效磊更是乐不可支:“今年我们村送走了5个兵,祝愿他们早日建功军营!”

**左图:**谭龙海、谭龙江父母给两个儿子戴上光荣入伍的大红花。**魏忠友摄**

(上接第一版)

“硬挺了32年,老王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王仕花说,她怀念和老王一起种树、拔草的日子;怀念和老王在暴风雨中俩人拴着一根背包绳巡逻的日子。她还想让老王帮她洗头发,还想在寂静的夜里给老王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32年守海岛,王继才和王仕花已经难以适应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到北京,他俩不会坐电梯,只能爬楼梯;第一次到南京,过街面对滚滚车流犯愁,也不知道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有人问,你们不羡慕城里的人们吗?“开山岛,是我和老王的家。”王仕花说,“别人的生活,我们没有去过,也过不习惯。”

##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天天在岛上升起

开山岛上,还有两只小狗,5只母鸡。

每天早上,鸡不叫,狗不咬,王继才就叫醒妻子:“仕花,起床,升旗!”

当太阳跃出海平面,一人升旗,一人敬礼。夫妻俩“两个人的升旗”,已经持续了32年。后来,一段他们升旗的视频风靡互联网,孤岛上的夫妻俩也成了“网红”。

其实,王继才上岛之前,开山岛也曾有人。

1939年,日军侵占开山岛,以小岛为跳板进攻连云港。1985年之前,岛上曾驻有一个连的解放军。那次大裁军,部队撤了,官兵走了。

这一切,还是因为小岛与大陆太近了。开山岛尽管战略位置重要,但在岸炮射程之内,舰艇、飞机巡航护岛,更是不在话下。在现代战争中,这个岛屿的军事价值和国防意义已经大为逊色。

那么,王继才和王仕花32年守着这个岛,为的是啥呢?

王仕花回忆说:“小岛上第一次升国旗,是我上岛两个月之后,老王提议的。老王说,岛再小,也是祖国的领土。岛上插着国旗,别人就知道有人守着。”

“守岛不光是个象征,也有实际意义。岛上有一座灯塔,周围有4座航标灯,还有测量气象、潮汐、地质的设备。老王说,咱俩在这儿,别人就不用上岛来维护了。岛上的旧营房,也要有人经常打扫修理,老王说,要是将来哪一天,部队回来了,营房马上就可以住……”王仕花说,国旗升起来,就是告诉岸上的人们,我们在这里,大伙儿请放心。

岛上有人没人,大不一样。“有时候海上起大雾,渔船就像被扣在锅里一样,担心没有安装雷达的渔船看不到岛撞上,老王就拿个饭盒,在码头上一天到晚叮叮当当使劲地敲。”船老大包正富说,“每次出海,看到开山岛上的国旗,心里就特别踏实。”

在41岁的女经理潘弗荣心里,“岛上升国旗的王大哥”是她的救命恩人。“1996年的一天,我在岛上拣虾皮,中午突然肚子疼得死去活来。王大哥马上联系渔船陪我下岛。到了岸上,他把我抱到卫生院,立即动手术,结果是阑尾穿孔,再晚一点我就没命了。那天,王大哥给我垫付了医药费,没等我说声谢谢,就匆匆上岛了……”

2012年元旦清晨,开山岛上如常升旗。不同的是,这一天,国旗在天安门国旗班官兵的手中冉冉升起。平日升国旗的王继才、王仕花成了观众,幸福地享受着这一刻。

那天,几名天安门国旗班官兵慕名来到海岛,用国家级的升旗仪式,向这两位平凡的守岛夫妻致敬。那天,岛上的旗杆也换成了北京奥运会用过的流动升旗台。

如今,记者看到,升旗台的基座钢板,已经锈穿了。王仕花说:“海上刮大风的时候,海风会把浪尖上的水雾吹过来,岛上像下‘咸雨’一样,对金属腐蚀特别大。今年八一,老王本来打算换一块新钢板,没想到,他没能等到这个日子……”

前年,王志国的孩子出生了。“爸,是个儿子!”王志国第一时间给岛上的父亲报喜。电话那头,王继才开心极了:“孩子的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我跟你妈每天迎着朝阳升旗,就叫向阳吧!”

## 吃到岛上长出的桃子,老兵们抱着王继才哭了

“老王走了,岛上的树都死了一回……”王仕花带着记者巡岛,深情地用手摩挲着路边的一棵苦楝树,喃喃地说。

今年夏天,一场台风横贯小岛,像剃刀一样,把岛上的树木花草刮成“光头”。最近,它们刚刚发出嫩绿的新叶。

这些树,都是王继才和王仕花栽种的。32年前,开山岛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石头山。如今,岛上生存着十几种植物:桃树、梨树、枣树、松树、苦楝、樱桃、葡萄、冬青、丝瓜、豆角、菊花、无花果、洋芋头、卷心菜、牵牛花、爬山虎……

“老王说,人能活,树就能长。岛上种树,要先用钢筋在石头上凿出坑来,再从岸上运来泥土肥料,才能种活。岛上石头硬,老王一天只能凿浅浅的一个窝,难呢!”王仕花寥寥数语,浓缩了夫妻俩绿化荒山的日日夜夜。

去年八一建军节,60岁的老兵马书华,带着十几个战友重回开山岛。40年前,这些老兵曾经驻守在开山岛上。老兵们想不到,40年过去了,他们住过的营房、守过的坑道、用过的马灯几乎完好无损;老兵们更想不到,昔日光秃秃的石头岛,如今郁郁葱葱……

那天,王继才从树上摘了一大盆桃子给老兵们吃。他问老兵,甜不甜啊?老兵们直点头:甜!甜!

王继才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老兵们却抱着王继才,哭了——32年,太不容易了,他们打心底敬佩眼前这个皮肤被海风吹得黝黑的汉子。

“王继才,真是个王开山!”岛上的苦,老兵们最懂。开山岛没有土壤,也没有淡水,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孩子都难。第一年,夫妻俩种下100多棵白杨,全死了;第二年,种下50多棵槐树,无一存活;第三年,一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下去,终于长出了一棵树苗……

如今,这棵树苗已经长成碗口粗,成为“开山岛上第一树”。为了种树,夫妻俩栖身街泥般从岸上背回一袋袋泥土;为了节省淡水浇树,夫妻俩洗澡两个人只用一脸盆水。有时看到岛上来人用水哗哗地冲手,王仕花站在那儿嘴唇直哆嗦,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她心疼啊!

32年,开山岛绿了,夫妻俩老了。翻看摆起来一人多高的那一本本《守岛日志》,记者看到他俩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重复最多的词是“我们俩”“正常”……

王开山!岛的名字嵌入了自己的名字,王继才也和妻子一起,做了一件开山岛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老王说,岛上有草有树,有鸡有狗,还有我俩,小岛就有了魂儿。”站在岛上的菜地边,王仕花回忆说,“老王走的两天前,我和他还在这里除草,有说有笑。他给岛上桃树浇的豆肥也准备妥当。老王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他还盼着今年中秋节儿女们一起来岛上,盼着孙子向阳上岛来吃爷爷奶奶种的果子呢……”

## 有一种边关,就在眼皮底下

10万元,摆在了王继才的面前!

这辈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对于当时年收入只有3700元的王继才来说,这是巨大的诱惑。

得到这笔横财,一点不难——只需给“蛇头”行个方便,让偷渡者在岛上住几天。因为小岛靠近大陆,一段时间,偷渡的想把开山岛当成中转站,走私的也想在岛上囤积物资。

然而,王继才一口回绝:“只要我在这个岛上,你们休想!”

有一种边关,就在眼皮底下,既需要身躯驻守,更需要灵魂坚守。其实,当时的王继才,特别缺钱。儿子上高中需要5000元择校费,他拿不出来,只能借高利贷。多年之后,王志国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去借钱的窘迫和无奈”。

那年,一场大病袭来,医院一度给王继才下了病危通知书。治病把钱都花了,一家人可怎么过?王继才想放弃了。一天,他嘱咐儿子王志国:“这次我要是挺不过去了,你要像个男子汉,把这个家撑起来……”

钱,对于王继才一家人来说,太重要了。王仕花却说:“昧良心的钱,老王一分都不会要。”

最难的时候,王继才也曾动摇过。那年,实在挺不下去了,王仕花说:“你去找上级说说,咱下岛吧。”王继才硬着头皮,找到了当年派他上岛的灌云县人武部政委王长杰。不料,王政委已是癌症晚期。“继才,你岛守得不错……”病床上,王政委吃力地说。望着政委信任的眼神,王继才硬是把想好的话吞了回去,他握住政委的手说:“您放心,我一定把开山岛守好!”

一诺千金,王继才从此再没有动过下岛的念头。

1996年,看着他日子过得太苦,一位跑运输的朋友不忍心:“二哥,每个月给你5000元,下岛跟我干吧?”王继才摇了摇头。“你这么难,这是何苦呢,做给谁看呢?”听到这话,王继才火了:“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人在做,天在看!”

经商热、打工潮、办工厂、跑运输……那些年,一水之隔岸上的人们风风火火去挣钱,而“缺钱”正是王继才一家的魔咒。

为了还债,他冬天站在冰冷的水海里摸螃蟹捞海螺,浑身冻得僵硬,腰都直不起来。岛上的母鸡下了蛋,夫妻俩也舍不得吃,带到岸上去换钱。

为了省钱,送儿子去大学报到,他和儿子挤在宿舍窄窄的单人床上;一年四季,他只穿民兵的迷彩服;岛断了香烟,他就满岛拣过去扔掉的烟头。后来他发现岛上有一种草的叶子,就晒干切碎,用纸卷着抽……

“老王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平时喝点酒,下酒菜就是萝卜干咸菜,偶尔捏一撮虾皮、炒个盐水黄豆就是好菜了。他总说,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王仕花说。

王继才也不光省自家的钱。一度,上级为改善驻岛条件,派遣陆艇给岛上送水。听说送一次水要烧7000元的油,他心疼了,连忙说不要送了,还是靠岛上的蓄水池接雨水吧。

2011年春节前,上级给岛上送来电视机和汽油发电机。王继才发现烧一壶油要200多元,就再也舍不得烧油发电了。直到近几年,岛上安装了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机,王继才和王仕花放心地用电灯、看电视。

“你自己舍不得穿舍不得吃,上级的关心有时也被你打折扣,你这是究竟图什么呢?”面对这样的追问,王继才也总是沉默,被逼急了,他才说:“图个心安吧。”

“既然说好了不离不弃,你走了,我依旧在这里。”那天,大海边,涛声里,灌云县一位作曲家为王继才、王仕花夫妻谱写的歌曲《一辈子》旋律响起。

望着王继才亲手种下的那棵苦楝树,陷入思念的王仕花低声自语:“老王,你没有走,没有走……”

是的,老王没有走。记者看到,苦楝树旁边的一棵无花果树上,还留着一行他刻下的字:“钓鱼岛是中国的树”。

是的,老王没有走。记者看到,王继才生前种的葡萄,正伸出绿色的藤蔓,沿着他亲手搭建的架子,向着阳光攀援。

是的,老王没有走。记者相信,他就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地方,看着大海,看着小岛,看着我们……